

每次路过淮海中路、陕西北路,就会想起何为,想起他的老宅,想起与他在老宅聊天的情景。

何为真可谓大名鼎鼎的散文家了。中国首届鲁迅文学奖散文奖的得主。我在初中时,就读过他的散文《千佛山上的小树》。收在一本课外阅读的散文集中,是和同班的一位同学在课间休息时一起轻声诵读的。读后都有一种回肠荡气的愉悦感。文中描写的那个戴红领巾中的“小伙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以致二十年后的一个秋天,当我到济南出差,独自攀爬千佛山时,还想起了何为笔下的这个“小伙伴”,并寻起他们当年的踪迹和栽下的小树苗。一篇散文对一个普通读者能影响到这般地步,也算是有魅力的了。

1978年第二次高考的作文题目,居然是改写何为的散文《第二次考试》。当时我在大学教书,参加语文阅卷,何为的名字传阅一时,也风光一时。后来我成为香港《大公报》的专栏作者,曾专门评过他的散文。

浪漫海德堡

虞学泽

德国是一个古堡之国,全国大大小小的古堡据说有一万多个。它们不仅是恢宏的世界建筑遗产,更是壮丽的历史文化景观。德国人在建造城堡方面所表现出的兴趣与能力,恐怕只有古希腊人在建造神庙时的表现堪与媲美。

古堡大道越西越精彩。我们从罗滕堡出发,沿着6号高速公路一路西行。2个小时后,终于到了浪漫德国的精神圣地——海德堡。

1930年,被鲁迅誉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来到海德堡学习文学、哲学和艺术。冯至更喜欢把海德堡译作“海岱山”,因为海德堡(Heidelberg)的后缀berg原意为山(burg才是堡的意思),而海岱山比海德堡似乎更接近东方的仙山景象,更富诗情雅趣,如同徐志摩译“佛罗伦萨”为“翡冷翠”。民国大家们的情怀和笔力,确实后无来者。

虽然冯至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但海德堡毕竟也是一个堡:一个与凡尔赛宫齐名的13世纪壮美古堡,足够当得起这个德国文化之都。

莱茵河第四大支流内卡河,流经海德堡,将小城划为南北两面。古堡就坐落在南岸的王座山上。古堡原为王侯宫邸,始建于13世纪,历时400余年才竣工。在横跨四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建筑风格不断变化,最终形成了哥特式、巴洛克式和文艺复兴式三种艺术风格相糅合的建筑杰作,印记了各个时代的精神向往。

17世纪城堡两度被法国人摧毁。18世纪重建,又遭雷击。19世纪,城堡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逐渐成为作家、画家、诗人和哲学家怀古凭吊之地。这座沉寂的古堡激发了他们火山似的灵感,海德堡从此名噪天下。

1945年二战末期,海德堡附近的一座古城曼海姆已被盟军夷为平地,海德堡危在旦夕,紧要关头,一位美国将军用红铅笔圈起了海德堡。因为他曾就读于海德堡大学,在那个浪漫之都度过了他的初恋时光。潺潺内卡河水 and 那个德国姑娘,令他无法忘情,海德堡由此躲过一劫。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传说无法证实,但历史的洗礼、文豪们的留连、与最终的幸运,确乎成就了海德堡作为德国浪漫主义象征的崇高地位。众多伟大诗人和艺术家的传记都无法略过海德堡,没有哪一部世界文学史的著作可以略过海德堡。而最早把海德堡写进诗篇的,正是大诗人歌德。



他知道后邀我晤面,与他就此相识。好在我单位离家不远,有时路过,也会入宅聊聊。

当时何为年届古稀,中等身材,头发浓密而略显花白,精神矍铄,两道

忆何为

孙琴安

浓眉尤为引人注目;说话声音沉稳而稍觉内敛。住在新式里弄,有点老洋房的感觉,整洁安静。他对我说:“我抗战之前就住这里。以前从楼窗可以直接看到霞飞路,现在不行了,都被新的建筑挡住了。”

因他这样说了,我就曾注意过他的房间,非但从窗户看不见现在的淮海路,而且光线偏暗。面积倒很宽大,环境也挺安静,很适合他写作。他晚年有很多文章,几乎都是在这里写就的。

平心而论,何为不太善于辞令,却很适合于清谈。每次去,都是其夫人徐光琳热情接待。他只与我清谈。话题也多在文章,偶



尔也谈一些熟悉的人事。初交时,总感到他不苟言笑,老是严肃认真的样子,弄得我这个后辈也很拘谨。接触多了,才感到了他随和的一面。其实他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说不来那些假话、套话和大话。有时也会动真情。有一次我为某报组稿,问及他的读书生涯,小时候哪本书对他影响大,他说:“冰心的《寄小读者》对我的影响很大。当时我十几岁,从上海坐船到武汉,一路上就读这本书,一边读,一边流泪,可以说是流着眼泪才把这本书读完的……”他说这话时,仿佛沉浸在回忆之中,声调也与平时不同,听得出,他是动情了。

后来我们社科院文学所搬到徐家汇附近,我与他接触少了。但在2003年10月初,忽接他的来信,其中写道:“阔别多年,凉必诸事安吉,常以为念。近在旧篋内发现多年前,兄在《大公报》刊登一文。很想送奉近著一本,但不知该寄何处,便中可否请驾临舍下一叙。”信末还附了他的家址和电话。我不敢怠慢,与他通罢电话,便择日来到他的老宅。他似乎还是老样子,穿一件灰白色的上衣,眉毛更长了。只是老伴不见了,这令我很哀伤。

原来他出版了本新书——《远景与近景》,希望我能写篇评论,听听我的看法。他在书前的《题记》中写道:“我用生命写作,这部书或多或少反映我的风雨人生,近景连着远景。”我看他如此看重,岂敢大意?领命不久即写了篇短评在报上发表。其实我只不过客观地评述了

是那台风吧,将我们大院里那棵最高水杉树上的一个喜鹊窝吹走了。而后这对躲躲闪闪的鸟夫妇,鸣叫得很伤心,也一直在寻找这个曾经传宗接代过的家。因了我早晚要在大院里转修几圈,喜鹊等鸟类的活动,我是看得很清楚的,它们以前已孵出过几拨小喜鹊,“啾啾啾啾”的领飞时时候,也就各奔西东自立门户去了,似有矫情但没有亲情,从不见有成群结队的喜鹊孩子返回大院。而传说无缘无故让人讨厌、却穿着一身黑礼服“哇哇哇哇”很热情的乌鸦,倒是长大了有反哺之心。但乌鸦在这里已见不到了。乌鸦一名“豆鸦”,过去农村下豆种时会一伙伙的飞来争食,我猜想是农药伤害了它们。而喜鹊却高高在上,不见有吃地食的,更蹊跷的是原本叽叽喳喳的小麻雀了,过去要哄走它也很难,但在大院里也极少

今年是真禅长老冥寿100周年。每当忆起与他数十年交往,我感受最深的是他牵线海外,法谊天谊。记得他老人家对天宁寺情有独钟,先后数次光临天宁寺登坛讲经,他生前最后一次是1992年12月。那一年天宁寺举行世界和平水陆法会期间,真禅长老在百忙之中来到常州天宁寺,常州佛教界四众弟子以最隆重的佛教礼节,夹道欢迎真禅老驾临宣讲《禅与人间佛教》。天宁寺大雄宝殿清静庄严,法喜充满。真禅长老一生修禅习禅,对禅学精髓了如指掌,他的精彩开示,犹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他在讲经中阐述:“禅,以心传心,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在宗门禅和的心目中,乃是客观的自然生活,人类的本性精神,宇宙人生的总源泉。也就是说,禅无所不在,无处不有,能达人心即佛心也!而且是一种直接进入事物本体,超越物我,从而把握生命与生活真实的修行方法。同时又是秉性淡泊,澄明宁静,大慈大悲,大彻大悟的心灵境界,因此,禅宗法门摄机甚广,虽说悟入较难,但却能培植众生善根,令生正见,具足正信也!”真禅长老一席开悟之言,引起了听讲的四众弟子一遍又一遍雷鸣般的掌声,也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这次弘法后,真禅长老欣然接受了“常州市名誉方丈”的礼请,为常州四众弟子,广摄禅机,化度有情,善结了法缘。真禅长老身为佛教高僧,能够深入基层,以法供养,化导众生,让人感动。

文化杂咏·红楼

胡中行 诗 文 孙绍波 图

纲举目张看五回,茫茫大地刺悲摧。

齐芳兰桂寻常事,巧补天工高鹗才。

红楼梦一至五回,述缘起,立纲领也。梦中人物之归宿,皆由此定。然芹翁至八十回而撒手,高鹗续之。后人对高续贬多褒少,大要由高鹗擅改人物及故事原定之结局。余以为不然。其一,小说人物之走向受情节发展影响,改变原定设想者多矣。其二,高鹗笔下主要人物之性格特征并未与原作相悖,且符合故事发展之逻辑。其三,最受诟病之桂兰齐芳,实乃高续之最成功处,因其更符合国人之欣赏习惯。故余曰,高公续梦,功莫大焉。



一番,他似乎还比较满意,约我去晤谈,还难得赞扬了我两句。也许我们好久未见,再加上他那天心情不错,与我谈了不少。忽然,他问我:“你看我的文章以后会流传下去吗?”我知他认真,想了想,说:“我感到你的《千佛山上的小树》和《第二次考试》二篇,还是有可能流传下去的。”并说明了理由。没想到他却摇摇头:“我看一篇也流传不下去。”

“为什么?”我一惊,愕

然地望着他。只见他又接着说:“如果一个人的文章能有一句、半句流传下去,那就了不得了。我看我难以达到。”

他说这话时是82岁。现在想来,他当时对自己的文章是有过思考的,从而也可见其对自己写作要求之高。杜甫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如今何为谢世已近五年,他对自己文章的身后预测究竟如何,也只能留待时间去证实了。

出现,而出入于小菜场和粮店的周围。也许这里的土地大多成了水泥地,不种稻麦与五谷杂粮了吧?

大院里的喜鹊夫妇飞进飞出地忙乎着重建家园。不能说鸟儿没有思想,这回是选择了另一棵有小高楼挡风的粗壮水杉树,长有10余米,即便是6尺大汉在这里经过,也干扰不了喜鹊夫妇的生活隐私。喜鹊窝的用材是枯枝,远远望去是黑黑的一团,且又重重叠叠,几时有母亲的谜语曰:“高高山上一只碗,三天三夜落不满”,也有说外婆家门前一只碗的。殊不知这鸟窝竟也是“鹿眼”结构,如同奥运场馆“鸟巢”也是古老建筑的传承。鹿眼是呈扁三角形的交叉结构,或曰编织,旧时的篱笆唤“鹿眼”,如今尚在使用的菜篮、鱼篓等竹制品,多为鹿眼结构。鹿眼,即鹿的眼睛也,是先民的仿生应用。

屠再华

大院里的鸟故事

众所周知,因为历史原因,解放前有一批大陆法师旅居海外,数十年与大陆没有往来,断绝讯音,思乡情切,但有顾虑。当时,在美国的纽约世界佛教中心观音寺住持敏智大和尚,参拜祖庭天宁寺一直是他心中多年的愿望,但他与

大陆阻隔数十年,对回到祖国参拜祖庭有疑虑和担心。真禅法师得知这一情况后,俟因缘成熟,决定访美拜访敏智大和尚。

1984年8月,真禅长老应美国华侨总商会会长应行久、金玉堂夫妇之邀请,率中国佛教代表团访问美国,如愿以偿地见到了世界佛教中心观音寺住持敏智大和尚,两位高僧一见如故。因为同是苏州老乡,一下子拉近了距离。

可贵的破冰之旅

松 纯

“此时,84岁的老作家萧乾正坐在他三里河公寓的书房里,讲述他与铁路的一段段情缘。在他那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中,铁路竟占有重要的位置。”近日读到1994年《汽笛》上雷风行写的《萧乾老人与铁路》,觉得很有意思。

萧乾第一次坐火车去闯荡人生,是18岁那年从前门站乘火车上路的。当时的前门火车站称华东站,火车速度很慢,从北京到上海要走三天。然而萧乾却异常兴奋,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家乡去看外面的世界啊。

萧乾的第一次采访也是从铁路起步的。1934年暑假,他认识了平绥铁路货运员孟仰贤。”于是萧乾就成为“黄鱼”——不买票的特殊乘客,他从臺北回来后特写《平绥琐记》登在《大公报》上,引起当时主管内蒙古事务的傅作义的注意。平绥铁路的采访,是萧乾人生采访第一篇。萧乾在他的《文学回忆录》中说,那趟黄鱼旅行是其接触社会现实的开始。

萧乾是从前门火车站搭车赴天津《大公报》上任的。“以前门车站为起点,萧乾闯荡了大半个中国、大半个世界。”1949年萧乾在香港面临命运的大抉择,“毅然于8月随地下党同志离开香港,经青岛乘火车回到开国前夕的北平”。“一下火车,熟悉的前门车站站台出现在眼前。他眼眶湿润了,长叹了一口气回来了。”

50年代初,萧乾同火车司机一起坐在蒸汽火车上出乘,亲自体验了铁路机车工人的艰辛。回来后他写了篇人物特写,发在《新观察》和《人民中国》上。

1972年春节,萧乾在咸宁站遇到他一生以来的“火车惊魂”事件,差点出事。“1972年春节,五七干校放三天假,萧乾与妻子文洁若、儿子桐儿,坐火车一同去了趟岳阳。就在火车上,他遇到了一桩至今想起来还后怕的险事。”

原来,当时的咸宁车站是个小站,火车在这里只停留两分钟就开,当晚他们从岳阳出发,乘火车返回咸宁文化部的“五七干校”。结果值班的女列车员看小说着迷得昏天黑地,火车减速停在咸宁站台上后,女列车员依旧“一头扎在书本里”,真把人急死了。实在憋不住的萧乾哀求女列车员开门下车,女列车员才不情愿地掏出钥匙去开车门。事情还没有完:“站台明明在右边,她开的却是左边的门。”

萧乾惊讶地说,同志,这边不是站台。女列车员则不耐烦地催促:“快下,再磨蹭,车就要开了。”

车下漆黑,63岁的萧乾在儿子搀扶下下车,双腿刚一着地,列车就轰隆隆地开走了。

萧乾发现自己居然站在两条钢轨之间,“这时倘若开来一列火车,三人必将被压成一片肉泥。萧乾三人慌忙摸黑越过钢轨,踉踉跄跄地爬上了对面的站台。”

站台值班员发现了他们,问明情况后告诉他们:“你们算捡了三条命,好在广州的车晚点,不然你们早就没命了。”

命大的萧乾1979年2月被中国作家协会平反,重新忙了起来。“萧老说,他最后一次长途乘火车,是1985年赴武汉参加黄鹤楼笔会,乘37次特快,被安排在软卧。”那次是和作家秦兆阳一起,两位老人都患有老年人常有的前列腺肥大,尿频。当天晚上厕所七八次。打那以后,路途远的旅程就改乘飞机了,路途短的偶尔坐坐(火车)。

1989年,萧乾被国务院聘请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萧乾晚年最突出的文学成就是与妻子文洁若一起翻译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名著《尤利西斯》。接受这次《人民铁道》报记者的专访是晚年萧乾比较详细地回顾他的命运与铁路关系的最重要的一次。这次采访后不到5年,即1999年2月11日,萧乾老人病逝于北京,享年89岁。

也正是在这一年,萧乾、文洁若夫妇晚年最大的译事工程《尤利西斯》成为中国文学界的话题。萧乾的最后一次超意识流火车旅行就这样在汉语文学界展开,惜乎雷风行的这个采访对此毫无涉及。

真禅法师真诚地向他宣传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大陆实行拨乱反正后,佛教恢复和发展的真实情况,切实打消他的顾虑。同时转告了我,当时我任天宁寺代理方丈。随即我向他发出邀请函,真诚邀请他回到祖国参拜祖庭天宁寺。当敏智大和尚听了真禅法师的话语,如同三月春风,吹散他那多年的疑虑,更像久旱的甘霖沁入肺腑,当即表示尽快回到祖国,了却多年心愿。

1985年8月,真禅法师亲自赴上海虹桥机场迎接敏智大和尚,并全程陪同参访。这次破冰之旅,为侨居海外的僧侣回国架起一道桥梁,打开一扇大门。

报考佛学院

前,出身贫寒的他不曾进过学堂,全凭苦学自修。

萧乾的火车惊魂

王京生

